



15
1125
21



門 15
號 1125
卷 21

淮南內篇第十六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說山

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 吾聞得之矣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曰以無有爲體魄曰無有有
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念
孫案何得而聞也上本有魄曰無有四字魄問魂曰無
有何得而聞也故魂答曰吾直有所遇之耳今本脫此
四字則義不可通此因兩魄曰無有相亂而脫其一藝文類聚靈異部
下太平御覽妖異部一所引竝有此四字又下文魄曰



吾聞得之矣聞字涉上文而衍

小學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念孫案學當為覺字之誤也小覺與大迷相對小慧與大愚相對今作小學則非其指矣文子上德篇正作不小學不大迷又案高注本作小覺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今本作小學不博不能通道者覺誤為學後人因加不博二字也下注云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與此相對為文則此注原無不博二字明矣

千歲之鯉不能避 引輶者為之止也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念孫案千歲之鯉不能避本作得千歲之鯉高注故得千歲之鯉也是其證今本作千歲之鯉不能避者句首脫去得字則文不成義後人不解其故遂於句末加不能避三字耳初學記鱗介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鱗介部八引此竝作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則所見本已脫得字但尚無不能避三字埤雅云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則所見本已有此三字矣下文引輶者為之止下又衍也字因下文精之至也而衍此文以鯉止喜三字為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

聽雷者聾

視日者眩聽雷者聾念孫案人視日則眩聽雷則未必聾也玉篇聾女江切淮南子曰聽雷者聾注云耳中聾聾然埤蒼云耳中聲也廣韻與埤蒼同據此則古本作聽雷者聾今本聾作聾而無耳中聾聾之注則後人以意刪改之耳

不能有

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念孫案不能有也本作不能無為也下文又不能無為者即承此句而申言之高注云好憎情欲不能恬淡靜漠故曰不能無為也是其明證矣今本作不能有者涉下文不能有為

而誤文子精誠篇正作為者不能無為也

有言者 載無 之神者

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句之神者今本此下有高注云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念孫案無言而神有言則傷相對為文有言下不當有者字此因上下文者字而誤衍也下文有言則傷其神有言下亦無者字無言而神者載無無下當有也字上文云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皆與此文同一例陳氏觀樓曰有言則傷其神絕句高注故曰傷其神之神

者三字乃起下之詞不連上句讀之此也言此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也高注道賤有言云云本在言則傷其神之下後人誤以則傷其神之神者作一句讀而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則上下文皆不可讀矣念孫案文子作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今本有字誤在傷字下又脫其字已誤讀淮南之文後人移高注於之神者之下即為文子所惑也

不可使長

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長竹文反高注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念孫案不可使長長下當有言字高

注曰不知所以長言下注又曰不能自為長主之言則有言字明矣脫去言字則文不成義藝文類聚鳥部中太平御覽羽族部十一引此皆有言字

一淵不兩蛟下脫文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蛟念孫案一淵不兩蛟即承上文言之以明物不兩大之意而語勢未了其下必有脫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一淵不兩蛟下有一棲不兩雄揚權篇曰母弛而弓一棲兩雄一則定兩則爭凡十一字又引高注云以日月不得並明一國不可兩君也上文一淵不兩蛟下引蛟魚之長其

皮有珠云云與今本高注同則此所引亦是高注今本皆脫當據補文子上德篇亦云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子見子夏 見之

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念孫案子見子夏當作曾子見子夏事見韓子喻老篇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當作魏文侯之見反被裘而負芻也自陳成子恆之劫子淵捷也以下皆與此文同一例魏文侯事見新序雜事篇

外市

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外市者以日爲短念孫案外市本作市外初學記政理部太平御覽刑法部八引此並作市外釋名亦云市外曰棄市

不用劍

夫至巧不用劍高注曰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引之曰至巧不用劍本作至巧不用鉤繩高注同原道篇曰規矩不能方員鉤繩不能曲直莊子駢拇篇曰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又見下齊俗篇曰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卽此所云至巧不用鉤繩也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齊俗篇注云巧存於心也今齊俗篇脫此注卽此注所云巧在心手故不用鉤繩也然則今本正文及注內兩劍字皆鉤字之誤而鉤下又脫繩

字明矣又案御覽引此亦作至巧不用劍而引高注則云巧在心手故不用劍繩然則御覽所引本作鉤繩而今本作劍者又後人據誤本淮南改之也

誕者

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念孫案誕下不當有者字此涉上文溺者而誤高注曰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則無者字明矣泰族篇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亦無者字

千年之松

千年之松下有伏苓

今本伏作茯苓乃後人所改呂氏春秋精通篇注引此正作伏說林篇

伏苓扣兔絲外字亦作伏今據改

上有兔絲上有叢蒼下有伏龜念孫

案千年之松四字後人所加也此言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故上有兔絲則知下有伏苓

以下二句例之則此當云上有兔絲下有伏苓今云下有伏苓上有叢蒼則知下有伏龜兔

絲在伏苓之上故曰上有兔絲非謂在松之上也伏苓在兔絲之下故曰下有伏苓亦非謂在松之下也若云千年之松下有伏苓上有兔絲則是以上下為松之上下矣然則上有叢蒼下有伏龜又作何解乎高注云伏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此謂松脂入地千

年為伏苓

博物志引神仙傳曰松脂入地千年化為伏苓

非謂千年之松下有

伏苓也且注云兔絲生其上其字指伏苓而言不指松

言則正文內本無千年之松四字明矣呂氏春秋精通

篇注太平御覽藥部六嘉祐本草補注埤雅引此皆無

千年之松四字史記續龜策傳引傳曰下有伏靈上有

兔絲亦無千年松之語

周之所存身所以亾

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甚宏知周之所

存而不知身所以亾念孫案下二句存上脫以字身下

脫之字

脩其歲

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

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

包念孫案脩其歲亦當作脩於歲

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水濁而魚噉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念孫

案故國有賢君二句與上意絕不相屬蓋鎔簡也案上

文云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為之不

采此云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故字正承彼文而言賢

君當作賢臣謂國有賢臣則敵國不敢加兵亦猶山之

有猛獸園之有螫蟲也。鹽鐵論崇禮篇故春秋傳曰山有虎豹，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士，邊境爲之不割。漢書蓋寬饒傳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義竝與此同。且采與里爲韻，今本下二句誤在此處，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且賢臣作賢君亦與上文取譬之義不合。高注有賢君德不可伐之語，恐是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也。觀注內引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不敢伐之事，則本作賢臣明矣。晏子春秋雜篇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知與折同，後人不曉知字之義而刪去衝字，又於晏子之謂也下增可謂折衝矣五字，大

謬辭見晏子 呂氏春秋召類篇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是凡曰折衝千里者，多指賢臣言之。且國有賢臣，與山有猛獸云云同意。故鹽鐵論以虎豹喻賢士，而漢書亦以猛獸喻忠臣也。文子上德篇：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皆用淮南之文。則此二句本在上文山有猛獸云云之下，而賢君本作賢臣明矣。又案萬里亦當依文子作千里。敵國之遠，可言千里，不可言萬里也。據高注云：折衝車於千里之外，則正文本作千里明矣。

人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高注曰鉤釣也念孫案正文鉤字本作釣注本作釣鉤也釣為釣魚之釣又為鉤之別名故必須訓釋若鉤字則不須訓釋矣古多謂鉤為釣故廣雅亦云釣鉤也下文云操釣上山揭斧入淵說林篇云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以上兩釣字高氏皆無注者注已見於此也然則此注本作釣鉤也明矣鬼谷子摩篇云如操釣而臨深淵東方朔七諫云以直鍼而為釣兮又何魚之能得皆其明證矣道藏本作愛已之鉤注作鉤釣也此因正文釣誤為鉤後人遂顛倒注文以就之

耳劉績不得其解又改高注為鉤釣鉤也以曲為附會而舊本之蹤跡遂不可尋矣諸本及淺學人但知釣為釣魚之釣而不知其又為鉤之別名故書傳中釣字多改為鉤詳見莊子鉤餌下

攤柱

使着由其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緩攤柱號矣念孫案攤柱當為攤樹聲之誤也文選幽通賦注引此作抱樹太平御覽兵部八十一引作攤樹

會草

故會草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念孫案會

草本作草倉，草倉與水居相對為文。寫者誤倒耳。太平御覽蟲豸部一引此，正作草倉。莊子田子方篇同。

禮而失禮

信有非禮而失禮，念孫案當作信有非而禮有失。下文此信之非，此禮之失，皆承此句言之。今本而禮二字誤倒，又脫一有字，衍一禮字，遂致文不成義。

不可慮

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念孫案物或不可慮，文義未明，且與上句不對。文子上德篇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賈誼鵬鳥賦天不可豫慮，分道不可豫謀。即用淮南之文。今本蓋

脫豫字

既搨以脩

髻屯犁牛，既搨以脩。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高注曰：搨，無角，脩，無尾。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搨脩二字。搨，脩當為科，脩，他。後人從牛作

搨，脩傳寫者又誤為搨脩耳。

隸書隋字或作脩，又作脩，形與脩相似，故脩從脩聲。

而誤為搨，漢司隸校尉楊渙石門頌，更隨圍谷。隨字作隨，武都太守李翁析里橋，郿閣頌，人物俱隨。隨字作隨，皆其證也。又淮南地形篇，其人隋形，兌上。今本隋譌作脩，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徐廣曰：脩，或作隋。李斯傳，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皆。科與脩皆禿貌也。禿，一隸書，隋脩相亂，遂致傳寫異文。科與脩皆禿貌也。禿，一聲之轉，脩務篇云：囊，盆孟，其方員，銳，禿，不同。禿與銳相對，是禿為禿也。墨子脩身篇，華髮墮顛，而猶弗舍。

墮與橢同墮顛謂禿頂也故高注云科無角橢無尾其實無角亦可

謂之橢呂氏春秋至忠篇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

隨與橢同齊俗篇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即橢字說苑立節篇作射科

雉雉與兕同集韻兕或作雉史記齊世家蒼兕蒼兕徐廣曰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

表兕作雉隨兕科雉皆謂兕之無角者也太元窮次四土不

和木科橢范望曰科橢枝葉不布集韻引宋惟幹說云

科橢木首杙也義與此科橢相近橢字集韻又音徒禾

切故太元與和為韻此與羈犧河為韻羈古讀若歌下

其羈與犧多為韻犧讀若俄犧古讀若訶魯頌闕宮篇享以駢犧與宐多為韻宐亦讀若俄今誤作

橢則失其韻矣

寒顛

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念孫案寒下亦當有

者字上文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與此文同一例

必先始於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

采菱念孫案下必先二字因上必先而衍始於與必先

相對為文不當更有必先二字北堂書鈔樂部一藝文

類聚樂部一太平御覽樂部三引此竝作始於陽阿采

菱無必先二字

甌瓠

斨箒甌瓠

各本算誤作箒

在旃茵之上

各本旃誤作

引作旃今據改旃與氈同茵褥也

原道篇曰席旃茵傳旄象是也

雖貪者不搏高注曰

瓠甌帶瓠讀畫甌之甌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

類篇皆無瓠字瓠當作瓠字之誤也說文窰甌空也

與空

通孔玉篇甌或作瓠亦作窰胡圭古哇二切甌下空也楚

辭哀時命璋珪雜於甌窰兮璋珪與甌窰美惡相懸故

以為喻此云斨算甌瓠在旃茵之上雖貪者不搏亦為

其惡也

見下文

瓠字不得音甌注當作瓠讀畫甌之畫瓠

畫皆從圭聲故讀瓠如畫太平御覽器物部二引此已

誤作瓠洪興祖楚辭補注所引與御覽同唯注內音畫

尚不誤楊慎古音餘於梗韻收入瓠字引高注瓠讀畫
甌之甌則為俗本所惑也

縱之其所而已

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媛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
所而已念孫案縱之其所而已所下當有利字淵者魚
之所利木者媛之所利故曰縱之其所利而已高注故
曰縱之其利而已也利上當有所字各本正文脫利字
困學紀聞而注文利字尚存莊本又改利字為所字則
引此已誤并注文亦無利字矣文子上德篇作縱之所利而已與
高注利字合則正文原有利字明矣

子車轂

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而人子車轂念孫案
意林及太平御覽居處部十五引此子下並有之字於
義為長

大相去之遠

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
之遠念孫案乃知其大大字因上文而行乃知其相去
之遠文義甚明句中不當有大字

謾他

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學鬪爭懂

立而生不讓念孫案但與誕同故高注曰但猶詐也他

與訛同謾訛詐欺也說文謾欺也又曰沈州謂欺曰訛

玉篇湯何達可二切急就篇謾訛首匿愁勿聊顏師古曰謾訛巧

黠不實也或謂之訛謾楚辭九章或訛謾而不疑訛訛

他字異而義同燕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訛者

言也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富故曰媒但者非學謾他但成而生不信

也謾他與鬪爭相對為文各本謾他並誤作謾也或又

於鬪爭下加也字以與謾也相對其謬滋甚惟道藏本

不誤莊刻仍依各本作謾也又於鬪爭下加也字故特

辯之

一人

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念孫案一人不得言相隨一人當作二人二人不並行則可以通天下故高注云言不並也

棄衽席後黻黑

文公棄衽席後黻黑咎犯辭歸高注曰晉文公棄其臥席之下黻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辭歸引之曰高讀棄衽席後黻黑為一句非也棄衽席為句後黻黑為句謂於衽席則棄之於人之黻黑者則後之也韓子外儲

說左篇云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

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再拜而辭是其證說苑

復恩篇同

桑葉

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念孫案桑葉當為木葉長年見木落而悲不當專指桑葉言之庾信枯樹賦引此正作木葉文選蜀都賦注文賦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九所引並與枯樹賦同

鼎鎔

鼎鎔日用而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高注曰鎔小

鼎引之曰古無謂小鼎為鎔者鎔當為鑄鑄字本在鼎字上鑄鼎小鼎也言小鼎雖日用而不足貴周鼎雖不爨而不可賤也說文曰鑄鼎也廣雅同讀若彗說林篇水火相憎鑄在其間五味以和彼注云鑄小鼎正與此注相同則鎔為鑄之誤明矣鑄小貌也小鼎謂之鑄小棺謂之櫟小星貌謂之嘒其義一也

知其且赦 所利害

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念孫案兩知其且赦也其皆當為天天字或作天其字或作元二形相似而誤知天且

赦而多殺人若漢桓帝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是也意林引此作或知天將赦而多殺人或知天將赦而多活人太平御覽刑法部十八引作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殺人或曰知天且赦也而活人是其證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所上亦當有其字御覽引此正作其所利害異

徑天高

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念孫案天高上不當有徑字蓋衍文也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十八引此皆無徑字

淮南內篇第十六

文也... 淮南內篇第十六

淮南內篇第十七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說林

舟桅

遽契其舟桅高注曰桅船弦板弦與桅讀如左傳襄王

出居鄭地汜之汜也念孫案桅與汜聲不相近徧考書

傳亦無謂船舷板為者桅當為桅桅與汜同聲故讀

從之桅字本作舩廣日舩謂之舩謂船兩邊也集韻

類篇竝云舩或作桅桅字草書作桅因譌為桅矣楊慎

古音餘於陷韻收入桅字引淮南子遽契其舟桅音汜



則為俗本所惑也。

足以蹙。

足以蹙者淺矣。然待所不蹙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念孫案足以蹙以亦當為所文。子上德篇作足所踐。是其證。

雛禮

月照天下而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始於唧蛆。身力勝日而服於雛禮。引之曰禮當為札。札譌為礼。後人因改為禮耳。廣雅札甲也。今本札譌作禮。莊子人間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謨曰札或作禮。埤雅引此作雛禮。則所見本已誤。廣雅曰車攝焦札也。鈔本太

平御覽引廣雅作鷦礼。刻本作雛禮。亦是鈔本譌札為礼。刻本又改為禮也。今本廣雅作鷦托。托亦札之譌。鷦雛二字往往相亂。說文曰雛祝鳩也。昭十七年左傳注則云祝鳩鷦鳩也。然則淮南之雛札即廣雅之鷦札也。此六句以諸蛆為韻。日札為韻。成十六年左傳七札之札。徐邈音側乙反。正與相協。若作禮則失其韻矣。

內為之掘

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高注曰掘律氣不安。祥陳氏觀樓曰掘即拙字也。莊子達生篇作凡外重者內拙。是其證。史記貨殖傳田農掘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

掘

戴致之

均之編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絛則履之。念孫案戴致二字，義不相屬，致當為歧字之誤也。致字俗書，或作致，與歧相似而誤。時則篇注格，歧也。劉本誤作致。廣韻：歧，歧戴物也。歧亦戴也。履亦履也。歧之言歧閣也。廣雅曰：歧閣，載也。又曰：載，閣，歧也。載與戴古字通。文子上德篇：作冠則戴枝之。爾雅曰：支，載也。支枝與歧亦聲近而義同。太平御覽布帛部六引此無致履二字，此以意刪，不可從。

泛杭

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高注曰：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太平御覽獸部二十三引此杭作抗。念孫案杭抗二字義與動皆不相近，字當為抗。抗誤為杭，又誤為杭耳。說文：抗，動也。小雅正月篇：天之抗我。毛傳曰：抗，動也。考工記：輪人，則是以大抗。鄭注曰：抗，搖動貌。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楊翠葉，抗紫莖。抗字亦作扞。晉語：故不可扞也。韋注曰：扞，動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抗亦動也。機動則得鼠，泛動則得魚。故高注云：抗動，動則得魚也。

蘭芝 芝若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念孫案芝當為芷。字本作茝。卽今

之白芷也隸書止與之相亂因誤而為芝古人言香草

者必稱蘭芷芝非香草不當與蘭並稱古人所謂芝者祇是木上所生

內則人君燕會有芝栴盧植曰芝木芝也庚蔚曰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栴與神農經所稱五色神芝者不同然

神農經亦但稱五色神芝為凡諸書中言蘭芝言芝蘭

者皆是芷字之誤廣雅釋天子祭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苾蘭周官鬱人疏引王度記作

芝蘭荀子宥坐篇芷蘭生於淡林非以無人而不芳說苑雜言篇作芝蘭說苑雜言篇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家語六本篇作芝蘭皆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

此已誤作蘭芝文子上德篇正作蘭芷又下文蘭芝欲

脩而秋風敗之芝亦芷之誤又脩務篇佩玉環掄步上

脫一字說見脩務雜芝若高注曰雜佩芝若香草案芝亦芷之

誤司馬相如子虛賦衡蘭芷若張揖曰芷白芷也若杜

若也故注云雜佩芷若香草若芝則非其類矣賈子勸

學篇正作雜芷若劉子周穆王篇同

使但吹竽使氏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高注曰但古不

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念孫案高讀與燕言鉏同則

其字當從且不當從旦說文但拙也從人且聲玉篇七

閭祥閭二切引廣雅云但鈍也今本廣雅但誤作廣韻

但拙人也意與高注不知吹人相近又高注讀燕言鉏

同與說文從人且聲及玉篇七閭祥閭二音並相近若

然則但為但之誤也使氏厭窳氏當為工隸書工字或作互氏字或作互二形相似故工誤為氏大戴禮帝繫篇青陽降居江水今本江誤作泚是其例也厭與壓同說文壓一指按也玉篇易協切秦族篇曰所以貴扁鶴者貴其壓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田連成窳天下善鼓瑟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窳擲下而不能成曲共故也楚辭九辯自壓按而學誦壓一作厭壓擲壓厭竝字異而義同言使不善吹者吹竽而使樂工為之按窳音雖中節而不可聽也文子上德篇作使工撿窳撿與厭同義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李善曰厭猶撿也則氏為工之誤明矣

自藜藿

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念孫案自藜藿本作自會藜藿今本脫會字則文義不明舊本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出為客治飯自會藜藿八字注云淮南子云為客治飯而自會藜藿名尊於實也陳禹謨本會字誤在藜藿下太平御覽飲會部八引同

藿苗

藿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各本脫以字今據下文及太平御覽引補麇不類布而可以為布今本注曰藿苗荻秀楚人謂之藿藿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狹荝也念孫案藿本作藿注同故注讀如敵戰之敵注內荻秀本作藿秀楚人謂之藿本作

楚人謂之邁苗邁與荻同玉篇邁徒歷切邁苗者荻之

穗也苗音他六徒歷二反字從由不從田荻華如絮而不溫故曰類絮而

不可以為絮荻或謂之藿廣雅曰邁藿也齊民要術引

陸機毛詩疏曰藿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即謂之藿是藿

邁一物也其穗則謂之邁苗故注云邁苗藿秀楚人謂

之邁苗玉篇苗音他六徒歷二切苗與茗一聲之轉故

幽冀謂之荻茗也幽風鳴鴉傳曰茶藿茗也正義曰謂

藿之秀穗也藿茗即荻茗荻茗猶邁苗耳太平御覽布

帛部六百卉部七引此竝作邁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

又引高注邁苗藿秀也今本邁字皆誤作藿說文藿艸也從艸商

聲玉篇舒羊切引字書藿陸遂易也音義與此迥異注內楚人謂之邁下又脫苗

字注言楚人謂藿秀為邁苗脫去苗字則義不可通太平御覽引此已誤藿秀又改為荻

秀而不知荻即邁字也莊本改藿為藿而又不知說文

玉篇廣韻集韻之皆無藿字也

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

羊肉不慕螿螿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

於醯酸念孫案下三句當作醯不慕蚋蚋慕於醯句醯

酸也與下三句相對為文今本醯不慕蚋句內衍一酸

字醯酸也句內又脫醯字也字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

蟲豸部二引此已誤唯也字未脫

可以灌四頃
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念孫案可以灌四頃當作不可以灌四頃此言以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例之則一頃之陂亦可以灌四頃然而不可以灌四頃者十頃大而一頃小大則所灌者多小則所灌者少故曰大小之衰然也下文云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意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失其義矣

遠望尋常之外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

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

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

卽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

遠字

來乍

虎豹之文來射蝮狄之捷來乍高注曰乍暫疾以其操

捷來使人疾擊而取之操當爲躁各本脫人字今據上句注補念孫案繆

稱篇作援狄之捷來搯高注搯刺也搯與乍古同聲而

通用當以彼注爲是

戰兵外

戰兵外之鬼憎神巫念孫案戰字後人所加古人所謂
兵者多指五兵而言兵外謂外於兵也曲禮曰外寇曰
兵釋名曰戰外曰兵言外為兵所傷也周官冢人曰凡
外於兵者不入兆域皆是也後人謂戰士為兵故妄加
戰字耳兵外之鬼憎神巫盜賊之輩醜吠狗二句相對
為文加一戰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據高注云
兵外之鬼善行病人則無戰字明矣說文兵外及牛馬
之血為葬論衡偶
會篇旬功之侯
必斬兵外之頭

目不可以警 耳不可以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 精於明也 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察精於聰也高注曰不可以警警之則見也不可以察
察之則聞也引之曰正文注文皆義不可通正文當作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警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
塞精於聰也注當作不可以警視之則見也不可以塞
聽之則聞也弊與蔽通主術篇聰明充而不弊耳目達
而不闇秦策南陽之弊幽高注
弊隱也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
小匡篇作弊是蔽弊古字通今作警者涉上文目字
而誤太平御覽鱗介
部三引此已誤塞猶蔽也鄭注郊特牲曰管氏
樹塞門塞猶蔽也作
察者亦字之誤後人不知其誤故妄改注文以從之耳
文子上德篇正作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
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

無日而未嘗適也

當凍而不外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暘者不也其適高注

失也亦未嘗適也適引之曰未嘗適也適當作未嘗不適

也適上言不也其適乃也失之也此言也適乃遺忘之

也忘字古通作也要略曰齊景公獵射也歸韓子難二

曰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也歸齊策曰老婦已也矣趙

策曰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也之也與也

同荀子勸學篇也慢也身禍災乃作大戴禮也作也呂

氏春秋權勳篇是也荆國之社稷而言人心有所謂適

不恤吾眾也淮南人閒篇也作也

則有所謂不適當凍而不外當暑而不暘者能不失其

適矣而猶未忘乎其為適也若隨所往而未嘗不適者

則忘乎其為適矣莊子達生篇曰忘足履之適也忘要

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

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郭象注識適

者猶未適也此即淮南所本高解未嘗不適也適云也無言不凍不

暘何適之有未達正文之意然據此則正文本作未嘗

不適而今本脫不字明矣

二十二日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念孫案二十二當為三十

二爾雅翼引此已誤盧辯注大戴禮易本命篇及太平

御覽資產部五蟲豸部一竝引作三十二日

弗掘無泉

稿竹有火弗鑽不難與然同土中有水弗掘無泉念孫案

弗掘無泉本作弗掘不出謂不掘則泉不出非謂無泉

也後人改不出為無泉者取其與難字為韻耳不知此

四句以火與水隔句為韻火古讀若毀說見唐韻正而鑽與難掘與

出則於句中各自為韻若云弗掘無泉則反失其韻矣

太平御覽火部且泉即水也既云土中有水則不得又

言無泉矣文子上德篇正作土中有水不掘不出未嘗

以飯舂

有以飯舂者而禁天下之會則悖矣念孫案太平御覽

疾病部四噎下引此飯作噎是也噎通作饑因誤而為

飯呂氏春秋蕩兵篇夫有以饑舂者欲禁天下之會悖

即淮南所本也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若云以飯舂則

文不成義

罽者 罽者

釣者靜之罽者扣舟罽者抑之罽者舉之高注曰罽者

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

取之罽讀沙糝今兗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罽幽州人

名之為涔也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罽字罽

當為罽字之誤也注說文罽積柴水中以養魚從网林

聲字林山沁反見毛詩爾雅釋文故高注云罽讀沙糝也太平御覽

飲食部八引通俗文曰沙入飯曰糝爾雅糝謂之滌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糝與糝同兗州謂之糝幽州謂之滌方俗語有輕重耳罍非取魚之具意林埤雅及初學記武部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四引此竝作罍者舉之是也罍者下罍而得魚故言抑罍者舉罍而得魚故言舉

或謂罍下脫文

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帛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念孫案或謂簦下當有名其實同也五字言冢與隴笠與簦名異而實同隴本作壠方言冢秦晉之間或謂之壠廣雅簦謂之笠

若頭帛與空木之瑟則名同而實異也
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

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也高注曰為不出戶而塵堞眯之非其道引之曰如高注則正文為其不出戶而堞之下當有非其道三字而寫者脫之也道亦理也固其理也非其道也相對為文為猶謂也為字古與謂同義說見釋詞蓋出戶而後蒙塵蒙塵而後眯若謂不出戶而堞之則無是理也今本無非其道三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文不對矣又道與理為韻恆彖傳久於其道也與已始為韻月令母變天之道與理紀為韻管子心術篇心處其道與理為韻正篇臣德成道與紀理止子為韻若無

此三字則失其韻矣下文雖欲着之非其道亦與酒爲韻

羹藿 爲車者 陶者 狹盧

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盧念孫案羹藿本作藿羹藿羹與步行相對爲文諸書多言藿羹無言羹藿者此寫者誤倒也爲車者步行本作車者步行古者百工各以其事爲名故考工記曰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此言車者猶考工記言車人也後人誤以車爲車馬之車故又加爲字耳陶者本作陶人與匠人相對爲文今本人作者因上一二句而誤廬與廬同

荀子富國篇若盧屋妾即廬屋 道藏本劉本竝作盧莊

孟子屋廬子廣韻作屋廬子 改廬爲廬未達假借之義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引此正

作屠者藿羹車者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意林引作屠者會藿羹爲車者多步行陶人用缺盆匠人處狹盧會字爲字多字皆馬總 意加之餘與御覽同

提提者射

昉昉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高注曰昉昉明爲眾所見故獲提提安言譬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念孫案注訓提提爲安雖本爾雅然非此所謂提提也昉昉提提皆明也語之轉耳提

與題同說文題音提顯也顯亦明也莊子養生主篇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管子白心篇曰爲善乎毋提提爲不善乎將陷於刑是提提爲明也昉昉者獲提提者射卽莊子山木篇所謂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者也故下文卽云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訓提提爲安則旣與上句不類又與下文不屬矣

至陵

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念孫案陵當爲陸字之誤也陸與水相對作陵則非其指矣意林引此

正作陸

絲衣帛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陳氏觀樓曰便絲衣帛當作便衣絲帛衣絲帛與被鎧甲相對文子上德篇作衣絲帛

或惡爲故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爲新或惡爲故念孫案或惡爲故本作或善爲故言紵善爲新布善爲故也今本作或惡爲故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耳太平御覽布帛部七引此正作或善爲故

譏

馱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宐以為冠則譏
高注曰譏人譏非之也念孫案譏本作議高注本作議
人譏非之也今本譏皆作譏者後人以議與宐韻不相
協而改之因并改高注耳不知宐字古讀若俄說見唐韻正
與譏字不相協而議字古亦讀若俄小雅北山篇或出為古讀若譏淮南傲真篇立而不議與和為韻詮言篇行有迹則譏與詞為韻史記太史公自序王人是譏與禾為韻與宐字正相協也太平御覽布帛部二引此正作
以為冠則譏詮言篇云行有迹則譏又其一證也

少自其實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自其質長而愈明念孫案少自
其質自當依劉本作有字之誤也文子上德篇作少而
有之長而逾明

大旱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時而落陳氏觀樓曰大與
太同旱當為旱字之誤也再生者不穫以其不及時也
華太旱者先落以其先時也文子上德篇作華太旱者
不須霜而落

自然之勢

疾雷破石陰陽相薄今本注口自然之勢念孫案自然

之勢四字乃是正文非注文言疾雷破石此陰陽相薄自然之勢也太平御覽火部二引此四字在正文內是其證

吟於巷 精相往來也

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今本注曰精相往來也念孫案巷當爲燕字之誤也道與牀相對燕與荆相對今本燕作巷則非其指矣精相往來也五字乃是正文非注文呂氏春秋精通篇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外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高彼注曰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荆言精相往來

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九淮南子曰適子懷於燕慈母吟於荆情相往來也詞雖小異而字皆作燕且精相往來句皆與上二句連引

聖人行於水 眾人行於霜

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念孫案此本作聖人行於水無迹也眾人行於霜有迹也今本脫無迹也有迹也六字則文義不明文選洛神賦注引此作聖足行於水無迹也眾人行於霜有迹也太平御覽天部十四引此作聖人行於水無迹眾人行於霜有迹是其證據高注云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之無迹則正文本有無迹

也三字明矣下注當云霜雪有形而可毀故眾人行之有迹今本云霜雪履有迹故眾人行之也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改之耳

批伉

故解粹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高注曰批擊伉推劉

本伉作伉諸本及莊本同引之曰伉與伉皆批字之誤也隸書

或作冗冗字或作冗二形相似故批字右邊或誤為冗或誤為亢其左邊手旁又誤為人旁故藏本作伉劉本

作伉也劉子攬秘揆批釋文批一本作抗此尤誤為亢之證也俗書沈字作沉此尤誤為亢之證也注內

推字當為推方言曰秘批推也郭璞曰批都感反亦音

作推一切經音義卷四卷八所引並作推今據改南楚凡相推搏曰秘或曰攬

劉子黃帝篇曰攬秘揆批說文推擊也攬反手擊也批

深擊也攬與批同故高注云批擊批推矣或謂史記孫

子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攬批亢擣

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語意略與此同此言批伉即

史記之批亢今知不然者史記批亢擣虛是謂批其亢

擣其虛日知錄曰亢與劉敬傳甚其航之航同謂喉龍也此文捌格批批皆兩

字平別則與史記異義且高注訓批為推則非伉字明

矣

志遠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

遠義不相通志當為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汜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為志

字不賊賊心出音與兼且高去賊心出高注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出高注曰賊害陳氏觀樓曰出字當為亾也二字之譌亾無也言狂者與嬰兒皆無賊害之心故人莫之怨也意林引此作無心也蓋脫賊字

淮南內篇第十七

淮南內篇第十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人間

智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

戶

居智所謂謂猶為也下文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智僖五年左傳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大戴禮少閒篇曰何謂其不同也韓詩外傳曰王欲用女何謂辭之劉女傳仁智傳曰知此謂誰新序雜事篇曰何謂至於此也漢書文帝紀曰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以上諸謂字並與為同義又莊子讓王篇其何竄之為呂氏春秋慎人篇為作謂呂氏春秋精諭篇胡為不可淮南道應篇為作謂漢書高帝紀酈食其為里監門史記為作謂皆語之轉耳劉本依文子行智所之事改謂作為而諸本從之蓋未通古義也

智所秉動智所由念孫案四智字竝讀為知

智字古有二音二義

一為智慧之智一為知識之知說見管子法法篇不智下

劉木依文子微明篇改智

為知而諸本多從之

莊本同

蓋未達假借之義也又下文

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

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案然字當在曉字下智即知

字也不當更有知字曉然自以為智存亾之樞機禍福

之門戶十六字連讀後人不識古字而讀曉然自以為

智絕句故又加知字以聯屬下文耳今本然字又誤在

自字下則更不可讀矣

高渥王念孫

病疽將舛

高渥王念孫

孫叔敖病疽將舛謂其子曰念孫案此事又見劉子說

符篇呂氏春秋異寶篇皆不言孫叔敖病疽舛病疽將

舛當作病且舛史記滑稽傳孫叔敖病且舛屬其子曰

賈子胎教篇史鱗病且舛謂其子曰文義竝與此同劉

子呂氏春秋作孫叔敖疾將舛將亦且也今作病疽將

舛者且字因與病字相連而誤為疽後人以下文謂其

子曰云云乃未舛以前之事故於舛上加將字而不知

疽為且之誤也

吾則舛矣

高渥王念孫

吾則舛矣王必封女念孫案吾則舛下本無矣字此後

人不曉則字之義而妄加之也則猶若也言吾若外王

必封女也劉子呂氏春秋竝作為我外為亦若也為字古與

若同義管子戒篇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外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是也

若我外猶言吾若外吾若外猶言吾則外也古者則與

若同義三年問曰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

時焉則必反巡言若失喪其羣匹也荀子議兵篇曰大

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言大寇

若至也趙策曰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

連有赴東海而外矣言彼若為帝而正於天下也史記魯仲

連傳彼則作彼即即亦若也說見下燕策太子丹謂荊軻曰誠得劫秦王

使悉反諸侯之侵地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言

若不可也韓詩外傳曰臣之里有夫外三而嫁者有

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若自為娶也史記

項羽紀項王謂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

與戰漢書項籍傳作即漢欲挑戰則與即古字通而同

訓為若漢書西南夷傳注即猶若也故史記高祖紀作若漢挑戰也

襄二十七年公羊傳甯殖病將外謂喜曰我即外女能

固內公平賈子胎教篇史鮪病且外謂其子曰我即外

治喪於北堂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病顧謂其嗣康子

曰我即外若必相魯彼言我即外此言吾則外皆謂吾

若舛也，吾若舛之下加一矣字，則文不成義矣。

而受沙石 之間有寢邱者 确石

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此下有脫文 之間有寢邱者，其

地确石而名醜，荆人鬼，越人穢，人莫之利也。引之曰：受

沙石下有脫文，此當作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

地，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者，其地确而名醜云云。今本

沙石下脫之地二字，之間上又脫楚越二字，有有寢之

邱者，又脫一有字及之字，确下又衍石字。下文云：孫叔

敖請沙石之地，則此當作受沙石之地明矣。劉子云：楚

越之間有寢邱者，呂氏春秋云：楚越之間有有寢之邱

者，則此亦當作楚越之間。故下文云：荆人鬼，越人穢也。

有有寢之邱者，今本作有寢邱者，涉注文而誤也。注但

言寢邱者詳言之，則曰有寢之邱，略言之，則曰寢邱。故

劉子作寢邱，而呂氏春秋作有寢之邱。今本亦脫有字，唯之字未脫。

下文云：其子請有寢之邱，又云：孫叔敖請有寢之邱，則

此亦當作有寢之邱明矣。地确謂瘠薄之地。墨子親士

篇曰：境塉者，其地不育是也。境塉與不專指石而言，且

地确名醜，相對為文，确下尤不當有石字。此因上文沙

石而誤衍耳。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

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唯孫叔敖獨存引之曰俗

當為法隸書去谷二字相似隸書去字或作公形與谷相似故從去之字或誤為

如是非謂其俗也功臣二世而爵祿文不成義當有脫

誤韓子喻老篇作楚邦之法祿臣再世而收地唯孫叔敖獨在

兵橫行天下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絀念孫案兵行天下威服四方相對為文橫字蓋後人所加

憤然

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念孫案憤然非歎

貌憤當為嘖嘖與喟同嘖誤為嘖隸書貴字或作貴形與貴相近故從貴從

歎說苑敬慎篇家語六本篇竝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喟然而歎是其明證矣說文喟太息也或作嘖徐鍇曰

亦引外傳云魯哀公嘖然太息今外傳嘖作喟後人改之也又晏子襍篇晏子嘖然而歎亦作此嘖字

欲以利之 門戶

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念孫案或欲利之或欲害之相對為文利之上不當有以字此因下句以字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學部三引此無以字禍福之門戶字亦因上文禍福之門戶而衍利害之反禍福之門相對為文則戶字可省覽冥篇利害之路禍福之門即其證太平御覽引此無戶字文子微明篇同

天下揆之不窮

陽虎為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

失者有重罪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門者止之

曰天下揆之不窮

高注不窮言深遠

我將出子念孫案門者止

之曰下不當有天下揆之不窮六字蓋錯簡也

高注同

平御覽兵部八十二引此作門者止之曰我將出子無

天下揆之不窮六字

與子反

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外被罪而乃反傷我念孫案我非故與子反也反當為友言素與陽虎無交而為之蒙外被罪也今作反者涉上下文反字而誤

以為下脫文

魯君聞陽虎失犬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念孫案以為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太平御覽引此作以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者傷者受厚賞不傷者受重罪是也今本無傷者戰鬪以下十三字此因兩傷者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

反利者反取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念孫案利下脫之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之字上文云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是其證

又下文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取下亦脫之字上文云或與之而反取之是其證

心痛

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痛道藏本劉本如

是各本脫去下子反而莊本從之非是念孫案心痛本作心疾此後人以

意改之也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作辭以疾蓋脫心字

呂氏春秋權勳篇韓子十過飾邪二篇說苑敬慎篇並

作辭以心疾

不幸吾眾

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幸吾眾也念孫案亾與忘同幸

當爲恤聲之誤也。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竝作不恤吾眾

爲僂

斬司馬子反爲僂。念孫案後漢書注引此爲僂。上有以字是也。今本脫以字則詞意不完。呂氏春秋韓子說苑皆有以字。

病溫而強之食

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念孫案劉本溫誤作濕，莊本又改爲溼，皆非也。病溫者不可以食，若作病溼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病溫而強，餐之熱，病渴而強飲之。

寒說林篇云：病熱而強之餐，救渴而飲之寒，熱亦溫也。又案強之食，食當依說林篇作餐字之誤也。餐寒爲韻，養病爲韻。病古音蒲浪反，說見唐韻正。若作食則失其韻矣。

有論者 能論之

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論者之所辟也。念孫案劉本依文子改有論爲有道，而莊本從之，非也。有論謂有知也。對上文愚者而言，言悅目悅心，愚者之所欲，而有知者不以此傷性。若作有道，則非其指矣。古或謂知爲論說山篇，以小明大以近論遠。呂氏春秋直諫篇：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雖存。

必亾雖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論也高注竝云論知也大戴禮係傳篇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論亦知也荀子解蔽篇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謂知久遠也又脩務篇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論與知識同義彼注訓論爲敘失之

輪

夫虞之與號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念孫案輪本作輔此後人妄改之也韓子十過篇云夫虞之有號也如車之有輔輔依車車亦依輔呂氏春秋權勳篇

同此皆淮南所本僖五年左傳亦云輔車相依

山致其高而雲起焉

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念孫案雲

下脫雨字雲雨蛟龍相對爲文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

此正作雲雨起焉說苑貴德篇文子上德篇及論衡龍

虛篇引傳竝同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

成淵蛟龍生焉亦以風雨蛟龍相對

陰行

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明念孫案陰行本作隱行此涉上文陰德而誤也陰與陽相對隱與

昭相對今本隱作陰則非其指矣說苑文子竝作隱行下文有陰德也有隱行也即承此文言之

好善者

咎者宋人好善者念孫案好善上脫有字劉子說符篇作宋人有好行仁義者論衡福虛篇作宋人有好善行者皆有有字

近塞

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念孫案近塞本作北塞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北塞謂北方之塞若改為近塞則不知為何方之塞矣漢書敘傳北窆頗識其倚伏顏師古注引

此正作北塞上之人後漢書蔡邕傳得北窆之後福李賢注云北窆塞上窆也藝文類聚禮部下獸部上太平御覽禮儀部四十獸部八引此竝作北塞上之人下文近塞之人外者十九亦本作塞上之人漢書後漢書注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文選幽通賦注竝引作塞上之人

何遽不為福

此何遽不為福乎念孫案何遽不為福本作何遽不能為福能與乃同乃能古字通說見漢書谷永傳能或滅之下言何遽不乃為福也下文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即其證此及下文兩

何遽不為福藝文類聚禮部太平御覽禮儀部竝引作何遽不乃為福又何遽不能為禍亦引作何遽不乃為禍

良馬

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念孫案良馬本作馬良與家富相對為文漢書後漢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家富馬良

引弦

丁壯者引弦而戰念孫索引本作控此亦後人以意改之也文選幽通賦注太平御覽禮儀部引此竝作控弦

而戰漢書注及藝文類聚禮部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竝引作皆控弦而戰藝文類聚又引注云控張也則本作控明矣

不害於事 不可用 不同於時

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劉本刪去不字念孫案不害當為不周隸書害作

周與周相似而誤道應篇周鼎著僇而使齟其指文子精誠篇周誤作害宣六年公羊傳靈公有周狗謂之絜爾雅釋畜注誤作害楚辭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王

注曰周合也汜論篇曰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謂合於事也此言不周於事亦謂不合於事也此言直於辭而不

周於事下言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合亦周也下文
高陽黻命匠人爲室之言所謂直於辭也室成而終敗
所謂不周於事也若云不害於事則與此意相反矣劉
績不知害爲周之誤故刪去不字耳又下文此所謂直
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不可用亦當作不周於事凡言此
所謂者皆復舉上文之詞不當有異此因周誤作用後
人遂改爲不可用而不知其與上文不合也又下文仁
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眾庶之所高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於國亾者不同於時也同亦當爲周不周於時不合
於時也齊俗篇曰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

是也文子微明篇正作不周於時隸書害用同三字竝
與周相似故傳寫多誤

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念孫案謂與爲同

爲謂古字通說見秦策蘇代僞爲齊王曰下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本作

近故能或作而原道篇而以少正多高注而能也能以

三篇竝云而能也逸周書皇門篇曰譬若眾敗常扶子

險乃而予于濟墨子尚同篇曰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

尚同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通又曰天下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而以尚同一義爲政故也非命篇曰不而矯其

耳目之欲莊子逍遙遊篇曰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荀子哀公篇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

而不至矣楚辭九章曰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齊策管燕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又秦始皇使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解此環不而字並與能同故鄭注屯卦讀而為能堯典柔遠能邇漢督郵班碑作深遠而邇皋陶謨能哲而惠衛尉衡方碑作能慙能惠史記夏本紀作能知能惠論語憲問篇愛之能勿勞乎鹽鐵論授時篇能作而呂氏春秋不侵篇能治可為管商之師齊策能作而又禮運正義曰劉向說苑能字皆作而今說苑中能字無作而者皆後人改之也唯論衡之感虛福虛亂龍講瑞指瑞感類定賢諸篇能字多作而其作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為能者亦是後人所改後人不曉而字之義故改不而為而不耳此言所貴乎智者國危能安患結能解也若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則何為貴智乎下文張孟談對趙襄子曰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語意正與此同吳語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不可猶不能也後人改為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非也若謂國不安患不解則與何為貴智四字義不相屬若謂國危而不安之患結而不解之則是不仁而非不智矣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天下之所賞

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念孫案賞當爲貴，此承上句其言有貴者也。言之，文子微明篇作仁義者天下之尊爵也。是其證。今本貴作賞者，涉上文雜季先賞而誤。

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

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念孫案此本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也哉。先音悉。薦反。後人誤讀爲悉前反，遂改爲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失之矣。太平御覽兵部四十四引此，正作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呂氏春秋義賞篇作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皆其證。

城下

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念孫案太平御覽兵部五十二引此城下作城中，是也。趙策及韓子十過篇，史記趙世家並作城中。

糧倉匱乏大夫病

城中力已盡，糧倉匱乏，大夫病。念孫案糧倉匱乏，太平御覽引此無乏字，是也。今本乏字，蓋高注之誤入正文者耳。高注主術要略二篇並云，匱乏也，此處脫去注文，乏字又誤入正文耳。力盡糧匱，士大夫病，盡匱病相對爲文，則匱下不當有乏字。韓子趙

策皆無乏字是其證大夫病御覽引作武夫病案此本
作武大夫病淮南一書通謂士為武韓子作士大夫羸
趙策作士大夫病此作武大夫病一也下文中行穆伯
攻鼓餽聞倫曰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是其明證
矣御覽作武夫病者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大字也
今本作大夫病者亦不解武大夫之語而刪去武字也
士大夫皆病而但言大夫則偏而不舉矣

智伯

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伯道藏本念孫案伯字如是
因上下文而行劉本依趙策改智伯為智士非也此謂

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智非謂無為貴智士上
文牛子謂無害子曰國危不能安患結不能解何謂貴
智智下亦無士字吳語亦云危事不可以為安外事不
可以為生則無為貴智矣趙策誤衍士字而劉據之以
改本書謬矣莊本同太平御覽引此作無為貴智韓子作
則無為貴智矣皆無士字

君為之次 出君之口

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
念孫案君為之次君上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已誤上下文皆作
二君韓子趙策亦云趙亡則二君為之次又下文言出

君之口入臣之耳君上亦脫二字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言出二君之口韓子趙策作謀出二君之口

陰謀

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二君乃與張孟談謀句陰與之期是也陰與之期謂陰約舉事之期也趙策作陰約三軍與之期日夜是其證今本陰字誤入上句謀字上則非其指矣

灌智伯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故君子曰

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念孫案君子本作老子此淺學人改之也今老子作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無下美字而以市字絕句尊字下屬為句道應篇引老子亦有下美字則所見本異也

能道

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念孫案子能道太平御覽治道部八引作子能變道是也變道謂易其道也晏子春秋雜篇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

其之子不變子言，既在脰，劍既在心，唯子圖之，語意與此相似。今本脫去變字，則文不成義。

今王

今王欲為霸王者也。念孫案：今王當為今君。此涉上下文王字而誤也。魏自惠王始稱王，此對文侯言之，不當稱王。下文云：君以為不然，則本作君明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君。

負輦粟

負輦粟而至於念孫案：太平御覽引此作服，搥載粟而至於也。據高注云：服，駕牛也。則負本作服，今作負者，聲之

誤耳。一切經音義十一引此作搥載粟米而至於，與御覽

所引小異，而皆有載字。則今本脫載字明矣。搥與輦同，

謂人挽車也。服輦載粟而至於者，或服或輦載粟而至於也。

管子海王篇曰：行服連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椎一

鑿。若其事立，連亦與輦同。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

組輓釋文連本亦作輦。服輦皆車名，故管子淮南皆並稱服輦。許

高注皆訓輦為檐於義少疏矣。許注見一切經音義。

暑以強耘，以伐林而積之。

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伐林而

積之，負輶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念孫案：暑以

苑耘當從齊民要術所引作夏以強耘夏與春秋冬相
對變夏言暑則與上下文不類矣以伐林而積之當從
太平御覽所引作又伐林而積之又字承上春耕夏耘
秋收而言今本又作以則義不可通矣此因上文三
以字而誤

反還

莊王以討有罪以與已同遣卒戍陳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
齊反還而不賀念孫案諸書有言還反者無言反還者
反當爲及謂大夫畢賀之時申叔時尚未還及其還而
獨不賀也太平御覽兵部三十六引此正作及還而不
賀

牽牛蹊人之田

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念孫
案牽牛蹊人之田太平御覽引作人有牽牛而徑於人
之田中是也今作牽牛蹊人之田者後人據左傳改之
耳案宣十一年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
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
田而奪之牛云云史記陳杞世家作鄙語有之此文無
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此文無
夏徵舒以下四句又無人亦有言之語而卽云牽牛以
蹊人之田則語無倫次故必詳言之曰人有牽牛而徑
於人之田中後人不察文義遂據彼以改此而不自知

其謬也

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

今君王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

念孫案興兵而攻本作興兵而攻之政與征同

古字多以政為

征不煩引證

今本政誤作攻又脫之字夏徵舒弑其君故曰

興兵而征之若言攻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

舉兵而征之因以誅罪人本作以誅罪人以與已同言

莊王已誅罪人而遣人戍陳也下文云諸侯聞之以王

為非誅罪人也貧陳國也則此本作以誅罪人遣人戍

陳明矣上文云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尤其明證也

後人不知以與已同故加因字耳莊王之伐陳本以誅

罪人不得言因以誅罪人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

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非其事者勿勿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

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引之曰無故有顯名者勿

處也義與上句無別當即是上句之注而今本誤入正

文也下文云夫就人之名者廢勿人之事者敗無功而

大利者後將為害皆承上文言之而此句獨不在內則

非正文明矣

積力

是故忠臣之事君也。今本脫之字據初學記白帖太平御覽引補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念孫案積力本作量力此後人以意改之也下文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正所謂量力而受官也若改量力為積力則非其指矣初學記政理部白帖四十九太平御覽治道部十四引此皆作量力

楚王

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念孫案王上不當有楚字此因下文楚王悅之而衍

黍粢

倉芻黍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念孫案黍當為梁此涉上文糲粢而誤上文云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是粢為倉之粗者賈逵注晉語云梁倉之精者見文選陸機君子有所思行注此與芻黍對文則當言黍梁不當言黍粢上文云眷以芻黍黍梁五味之膳是其明證也且梁與良為韻若作黍則失其韻矣

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

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念孫案此當作今乃反以

志九之十一
三
人之所以為遲者為疾上文曰此眾人所以為舛也而
乃反以得活即其證今本乃反二字誤倒又脫一以字
衍一反字

離朱剡

故黃帝亾其元珠使離朱剡索之高注曰離朱明目物
捷疾剡搏善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念孫案剡與掇
通剡上當有攫字脩務篇曰離朱之明攫掇之捷高彼
注曰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
掇亦黃帝時捷疾者是也此注當作離朱明目見物捷
疾攫剡善於搏拾物高注脩務篇曰攫搏也注要略曰掇拾也二人皆黃帝

臣也今本正文脫攫字注文尤多脫誤劉績不能釐正
乃於剡上增捷字諸本及莊本同與脩務篇不合非也

雞定

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念
孫案雞定當依剡本作雞足字之誤也上文云季氏與
邠氏鬪雞為之金距故曰禍始於雞足且足與稷為韻
秦族篇獄訟止而衣會足亦與息德為韻老子禍莫大於不知足與得為韻若作定則失其
韻矣莊伯鴻以定為麟之定之定大誤

大侵楚

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念孫案侵上不當有大字此

因上文及其大也而衍說念孫案身士不當作大字也
非常

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念孫案非常下脫人字韓
子十過篇作晉公子非常人也

見之密
夫牆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陳氏觀樓曰密當為蚤字之誤也上文禍生
而不蚤滅即其證

投卮漿
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念孫案下既言沃

之則上不當更言投舊本北堂書鈔酒會部三引此投

作援是也陳禹謨依俗本改援為投援引也謂引卮漿而沃之也作

投者字之誤耳太平御覽飲會部十九所引與書鈔同

唐余知古渚宮舊事亦同

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

夫仕者先避此下有脫文之見終始微矣念孫案夫仕者先

避當作夫上仕者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

仕與士同曲禮前有士師鄭注士或為仕爾雅士察也小雅節南山篇弗問弗仕鄭箋仕察也幽風

東山篇勿士行枚大雅文王有聲篇武王豈不仕毛傳

並云事也漢郎中馬江碑士喪儀宗成陽靈臺碑故有

靈臺齋夫魚師避患遠辱謂上文太宰子朱辭官之事

今本仕上脫上字先避下脫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凡十二字文子微明篇作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是其證之見終始微矣上當有太宰子朱四字此亦承上文而言子朱見令尹之輕行簡禮而知其必將辱人即辭官而去可謂見其始而知其終故曰太宰子朱之見終始微矣

無以

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高注監祿秦將念孫案無以二字後人所加此言使監祿轉餉又使用卒鑿渠而通糧道也史記主父傳使監祿鑿渠運糧淡入越

是其證使監祿下加無以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困學紀聞引此無無以二字

鶴

夫鶴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念孫案鶴上脫鳥字下文鳥鶴之智即其證初學記天部上太平御覽天部九白帖二引此皆有鳥字孔子行遊馬失與佚同會農夫之稼念孫案孔子行遊四字文不成義此本作孔子行於東野下文野人二字即承此句言之今本於誤作遊又脫東野二字太平御覽

地部二十野下引此正作孔子行於東野呂氏春秋必

已篇同今本作孔子行道而息乃後人所改辨見呂氏春秋

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見也念孫案子貢上脫使字

太平御覽引此有使字卑當為畢字之誤也俗書卑字作畢畢字

作畢二形相似畢辭謂竟其辭也太平御覽引此作畢辭而弗

能得呂氏春秋作畢辭野人不聽皆其證念孫案

不若此延路陽局

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高注曰

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念孫案不若此此字因上文若此

其無方而行路本作露脫去上半耳陽局本作以和因

上文發陽阿而誤為陽阿阿又誤為局也左畔下字誤為戶右畔可

局而莊本從之謬矣不若延露以和者言采菱陽阿

曲之至美者也而鄙人聽之曾不若歌延露以相唱和

說山篇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所謂曲高和寡也李善注吳都賦月

賦舞賦長笛賦七啟引此竝作不若延露以和是其明

證注中陽局二字亦隨正文而行吳都賦注引高誘曰

延露鄙歌曲也無此二字

不同

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念孫案兩

不同

不字後人所加此言善鄙同而或誹或譽者俗使然也趨舍同而或逆或順者君使然也故下文云狂譎不受祿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後人於同上加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文子微明篇作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是其證齊俗篇云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語意正與此同

任於世

知人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念孫案任於世三字義不相屬任當為徑徑行也見本經篇注及傳言知天知人則有以行於世也下文云知天而不知

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皆謂

其不可行於世也徑字或作徑因誤而為任註言篇下

可勝理文子道德篇文子微明篇作即有以經於世矣經

徑古字通經亦行也莊子外物篇曰不可與經於世

河中

荆欵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念孫案河當為江字之誤也犯江中之難事見道應篇及呂氏春秋知分篇

九夷歸之 天下懷其德 戰武士必其死

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焚外人之骸而九夷歸

之武王蔭暘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
 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
 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太平御覽疾病部四引此九
 夷歸之作九夷順無之字天下懷下無其德二字又疾
 病部四刑法部五引此戰武士必其死並作戰士畢死
 下有感於恩也四字初學記帝王部引此云武王蔭暘
 人於樾下而天下懷之感於恩也念孫案九夷歸天下
 懷與四十國朝相對為文則歸下本無之字懷下亦無
 其德二字戰武士必其死下當有感於恩也四字此四
 字乃總承上文言之不專指越王故初學記引武王事

下亦有此四字也陳氏觀樓曰戰武士必其死士字其
 字皆後人所加淮南一書皆謂士為武戰武即戰士也
 故御覽引作戰士畢死畢必古字通

吳王孰

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
 仁義而遭此難也念孫案朝於吳王王字涉下句吳王
 而衍上下文四言朝於吳吳下皆無王字是其證孰何
 也言何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音語孰是人斯而有
也而可無死乎昭二十五年公羊是臭也越語孰是君
傳孰君而無稱孰字並與何同義朱東允不曉孰字之
 義而於孰下加意字斯為謬矣莊本同

不若然而然 不然而若然

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引之曰不若然而然當作若不然而然若不然而然者謂越王句踐之事吳請身為臣妻為妾若不叛吳而實欲滅吳也見下文若不然而然與若然而不然文正相對道藏本作不若然而然則義不可通矣劉本刪若字尤非下文何謂不然而若然者亦當作何謂若不然而然者

立務

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此如不報如與而同劉子說符

篇作此而不報舊本此字誤在如字下今乙正無以立務於天下高注曰務勢

也引之曰務與勢義不相近務當為矜字之誤也務字

隸書往往譌溷管子小稱篇務為不久韓子難篇作矜偽不長又管子法法篇矜物之人無大士焉韓詩外傳矜而自功今本矜字並誤作務劉子說符篇立矜作立謹謹與矜古同

聲而通用猶謹之為矜也張湛注劉子云謹勇也此注云矜勢也勢與勇亦同義說山篇云立謹者非學鬪爭謹立而生不讓汜論篇云立氣矜奮勇力韓詩外傳云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是立矜即立謹也趙策云勇哉氣矜之隆史記王翦傳云李將軍果勢壯勇是矜與勢勇並同義

滅其家下脫文

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念孫案此處敘事未畢當有脫文太平御覽引此滅其家下有其夜乃攻虞氏大滅其家十字是也上文云貳墮腐鼠而虞氏以亾此處必有此十字方與上文相應因兩滅其家相亂故寫者誤脫之耳劉子作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是其證

令尹

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念孫案尹字後人所加決於令前謂決於上蔡令之前非謂令尹也太平御覽刑法部二引此無尹字

視決吾罪

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念孫案視當爲親字之誤也親決吾罪卽上文所云決於令前也韓子外儲說左篇載子皋出走之事與此相似云子皋問明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明子之足彼言親明子足此言親決吾罪其義一也

隱居爲蔽

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念孫案隱居爲蔽當作居爲隱蔽言越之事吳居則爲隱蔽而戰則爲

前行也。今本隱字誤在居爲之上，則文不成義。韓策云：

韓之於秦也，居爲隱蔽，出爲鴈行。語意正與此同。鴈行

皆謂前行也。燕策云：使弱
燕爲鴈行而強秦制其後。

捕雉 彌耳

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念孫案捕

當爲搏字之誤也。彌耳當爲弭毛。毛字因弭字而誤爲

耳。後人又改弭爲彌耳。楚辭離騷注曰：弭，按也。言卑其

體按其毛以待雉之來也。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

五獸部二十一並引此云：夫狐之搏雉也，必卑體弭毛

以待其來也。高注呂氏春秋決勝篇云：若狐之搏雉，俯

體弭毛，卽用淮南之文。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外傳亦云：

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

淮南內篇第十八

疹後漢書張衡傳作疾小雅小宛釋文引韓詩云疹苦也越語云疾疹貧病是疹與疾同也史記貨殖傳正義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鱗介部十三引此竝作疹病是其證又秦族篇以調陰陽之氣以合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亦是本作疾疹而後人改爲疾病也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文子上禮篇作疾疾之災是其證

土地宐

相土地宐燥濕肥瘠高下念孫案宐上脫之字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有之字

遇七十毒

按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念孫案遇字後人所加太平御覽皇王部三資產部三百卉部一及寇宗奭本草衍義序例引此竝作一日而七十毒無遇字路史禪通紀同

沐浴淫雨

禹沐浴淫雨櫛扶風念孫案沐下本無浴字此涉高注沐浴而誤衍也沐淫雨櫛扶風相對爲文多一浴字則句法參差矣劉本又於櫛上加梳字以對沐浴尤非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七文選謝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詩注引此皆無浴字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櫛疾風此卽准

南所本

太平御覽海內之事

又况嬴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念孫案海內上脫任字藝文類聚人部四雜器物部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一十器物部六引此皆有任字

禹之為水 湯旱 桑山之林

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

莊本改眇為眇案

為眇說見覽

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念孫案禹之為

水蜀志郤正傳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七禮儀部八引此竝無之字湯旱

蜀志注齊民要術序文選注竝引作湯苦旱太平御覽

引作湯為旱案為者治也水可言為旱不可言為作苦

旱者是也禹為水湯苦旱相對為文今本禹下衍之字

湯下又脫苦字耳

劉本作湯之旱亦非

桑山之林蜀志注齊民要

術序文選注引作桑林之際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

案主術篇曰湯以身禱於桑林之際則作際者是也今

本作桑山之林者涉注文而誤

高注桑山之林是解桑

山之林也呂氏春秋順民篇湯乃以身禱於桑林高注亦云桑林桑山之林

事起天下利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于世主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引此主下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
竝有者字害念孫案事起天下利本作事天下之利故高注云事
治也今本利上脫之字其事下起字則後人依文子加
之也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相對為文事下不當有
起字藝文類聚人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七十
二引此竝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是其證

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若吾所謂無為者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
而曲故不得容者念孫案因資而立下脫一字當依文
子自然篇作因資而立功立功與舉事相對為文汜論

篇曰聖人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說林篇曰聖人者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皆其證也事功二字承上文
必事必加功言之下文事成功立又承此文言之今本
脫功字則既與上句不對又與上下文不相應矣權自
然之勢當依文子作推自然之勢字之誤也原道篇曰
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主術篇曰推不
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高注推行也今本推作權
則非其指矣

政事

政事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念孫案事下脫成字劉

依文子補入是也政當為故字之誤也故事成而身弗
伐功立而名弗有乃結上之詞劉不審文義而刪去政
字誤矣莊本同

攻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引之曰攻當為故故今追字也故
文子作追而不動原道篇云感則能應追則能動舊本感追
二字互誤辯見原道精神篇云感而應追而動莊子刻意篇云感
而後應追而後動皆其證也說文故迨也徐鍇曰迨猶
切近也玉篇曰故附也是古追迨字本作故今諸書皆
作追未必非後人所改也此故字若不誤為攻則後人

亦必改為追矣

因高為田

因高為田因下為池念孫案田當為山字之誤也因高
為山所謂為高必因丘陵也若田則有高原下濕之分
不得但言因高矣文子自然篇正作因高為山

趨而裂衣裳

管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
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念孫案趨而下脫
往字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三工藝
部九引此皆有往字呂氏春秋愛類篇作自魯往皆其

證裂衣裳裹足衍衣字太平御覽工藝部引此有衣字

亦後人依俗本加之舊本北堂書鈔衣冠部裳下陳禹

俗本加衣字太平御覽服章部裳下引此皆作裂裳裹足呂

氏春秋愛類篇同文選廣絕交論裂裳裹足李善注引

墨子公輸篇亦同後漢書鄧惲傳注引史記亦云申包

胥足腫蹠盤裂裳裹足今見吳越春秋若云裂衣裳裹足則累

於詞矣

剗

頓兵剗銳高注曰剗辱折念孫案漢魏叢書本改剗為

挫而莊本從之非也道藏本剗本竝作剗太平御覽工

藝部引此亦作剗則舊本皆作剗明矣說文剗折傷也

莊子山木篇呂氏春秋必已篇竝云廉則剗今本莊子

作剗云本亦作挫高注呂氏春秋云剗缺傷也經傳或作挫者

俗字耳後人多見挫少見剗遂改剗為挫謬矣高注本

訓剗為折今本折上有辱字亦後人所加此剗字訓為

後人熟於挫辱之語故妄加辱字耳

跌蹶

夫墨子跌蹶而趨千里以存楚宋高注曰跌疾行也蹶

趨走也引之曰書傳無訓跌為疾行者跌當作跌音注

當作跌蹶疾行也趨走也見說文今本跌字皆誤作跌注

內蹶字又誤在趨走也之上廣雅駛奔也趨疾也駛趨
竝與蹶通玉篇蹶疾也下文軟蹶蹶步高彼注云蹶趨
也趨與趨通是疾行為蹶也說文趨蹶也漢書武帝紀馬或
奔蹶而致千里蹶亦奔也顏師古誤訓蹶為蹶辭見廣雅疏證蹶蹶古字
通集韻蹶或作蹶是疾行又為蹶也合言之則曰蹶蹶古馬之
善走者謂之駛蹶蹶之言蹶蹶也疾行謂之蹶蹶故
曰蹶蹶而趨千里

歷險塹

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軛連以轡銜則雖歷
險塹弗敢辭念孫案險與塹不同義諸書亦無以險塹
連文者太平御覽工藝部三獸部八引此竝作歷險超
塹是也超越也

帽憑

發憤而成成下脫一字劉本補仁字而諸本從之未知是否帽憑而為義高注
曰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念孫案帽當為帽字之誤也廣
雅曰帽併怏慨也帽音謂併替耕反帽併與帽憑聲近而義同
帽憑而為義猶言怏慨而為義耳楚辭離騷注云楚人
名滿曰憑故高注云帽憑盈滿積思之貌又離騷帽憑
心而歷茲王注云喟然舒憤懣之心喟憑與帽憑義亦
相近

下不及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念孫案下不及當為下不若言不似商均之不肖也。比上則言不及，比下則言不若，下文美不及而施惡不若，媮母，即其證。今作下不及者，因上句及字而誤。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下不若商均。

一飽

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念孫案以一飽之故絕穀，義不可通。飽當為餽字之誤也。注同餽與噎同說文

噎飯室也，字又作饑。漢書賈山傳：祝餽在前，祝鯁在後。

顏師古曰：餽，古饑字。一饑而不食，與一蹟而不行。高注蹟蹟

也。事正相類。說苑說叢篇：一噎之故，絕穀不食。一蹶之

故，卻足不行。語即本於淮南。今俗語猶云：因噎廢食。

橘柚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外，外者，穞。薺麥夏外，而人曰夏

生，生者，穞。念孫案橘柚本作亭歷，時則篇：孟夏之月，靡

草外。高注曰：靡草，薺亭歷之屬也。呂氏春秋孟夏篇注及鄭注月令引舊說

同。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之管，殺三葉而穫大麥。高注

曰：三葉，薺亭歷，薺也。是月之季，枯外。本書天文篇曰：

五月為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案亭歷薺麥皆冬生夏死此言亭歷冬生薺麥夏死者互文耳後人改亭歷為橘柚斯為不倫矣太平御覽藥部十亭歷下引此正作亭歷冬生

禹生於石 五聖 四俊

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契生於卵禹生於石舊本禹生於石在契生於卵之上案此段以私齊為韻明章為

韻通江為韻仁親信情為韻石射為韻若禹生於石句在前契生於卵句在後則失其韻矣今改正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高說禹生於石云禹母脩已感石而生禹坼背而出又說五聖云堯舜禹湯周文王也說四俊云謂皋陶稷契史皇引之曰案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河圖著命曰脩已見流星意感生禹又引禮含文嘉曰夏姒氏祖以薏苡生又引孝經鉤命決曰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是禹之生或以為感流星或以為吞薏苡無言生於石者史記六國表禹興於西

羌集解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蜀志
秦宓傳曰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注引譙周蜀本
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劓兒坪
水經沫水注曰廣柔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是石紐乃
地名禹生石紐猶言舜生於諸馮文王生於岐周非謂
感石而生也徧考諸書無禹生於石之說禹當爲啟郭
璞注中山經泰室之山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
見淮南子是淮南古本有作啟生於石者及考漢書武
帝紀詔曰朕至於中嶽見夏后啟母石應劭曰啟生而
母化爲石師古曰禹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爲熊謂塗山

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
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生啟禹曰歸我
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又御覽地部十六引
淮南與師古注略同又北堂書鈔后妃部一亦引淮南
石破生啟蓋許慎本作啟生於石書鈔御覽及師古注
所引卽許慎之注郭璞所云啟母化爲石而生啟見淮
南子者亦用許慎注也且此段以堯舜禹文王皋陶契
啟史皇羿九人言之故謂之九賢又謂之五聖四俊若
旣言禹耳參漏又言禹生於石則僅八人不得稱九矣
高據誤本禹生於石爲說則九賢內少一賢而五聖四

俊亦不能如數不得已乃據上文所稱五聖神農堯舜禹湯而取湯入五聖又據上文言后稷之智而以稷入四俊不知彼此各不相蒙也且彼處五聖內有神農何以舍之而取湯此段九賢內有羿又何以不得與別若此者皆不可解矣以文義求之五聖蓋卽堯舜禹文王皋陶四俊蓋卽契啟史皇羿也

純鈞

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高注曰純鈞利劍名念孫案鈞皆當爲鈞字之誤也覽冥篇曰區冶生而淳鈞之劍成齊俗篇曰淳均之劍不可愛

也而區冶之巧可貴也皆其證道藏本劉本皆誤作鈞

朱本改鈞爲鈞是也茅本又改爲鈞而莊本從之且并

覽冥篇亦改爲鈞斯爲謬矣舊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劍

下三引此文皆作純鈞陳禹謨改其一爲純鈞而刪其二越絕外傳記

寶劍篇曰一曰湛盧二曰純鈞廣雅曰醇鈞劍也其字

亦皆作鈞且齊俗篇作淳均若是鈞字不得與均通矣

左思吳都賦吳鈞越棘純鈞湛盧上句言吳鈞下句言

純鈞若作純鈞則鈞字重出矣

粉以元錫

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

旃則鬢眉微毛可得而察

舊本脫則字今以上文例之當有則字又初學記太平御

覽引此並有

高注曰於摩

道藏本如是各本皆作摩磨

念孫案粉以

元錫本作挖以元錫挖者摩也高注云於摩於即挖字

之誤隸書於字或作於形與挖相似故挖誤為於廣雅

曰挖磨也

磨與摩通玉篇挖柯礙何代二切摩也

淮南要略濡不給挖高

注曰挖拭也漢書禮樂志郊祀歌挖嘉壇孟康曰挖摩

也此云挖以元錫摩以白旃是挖與摩同義故高注云

挖摩道藏本正文挖字誤作粉注內挖字又誤作於後

人不得其解遂改高注於摩為磨磨莊本又改為旃摩

斯為謬矣初學記器物部九引此竝作粉以元錫亦後

人依誤本淮南改之太平御覽學部一服用部十九珍

寶部十一竝引作挖以元錫又高注呂氏春秋達鬱篇

云鏡明見人之醜而人挖以元錫摩以白旃即用此篇

之語是其明證矣

有餘

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賢者之所不足不若眾

人之有餘念孫案有餘上亦當有所字

順風

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念孫案順風

下本有而飛二字與銜蘆而翔相對為文今本脫此二

字則與下文不對藝文類聚鳥部中白帖九十四太平御覽羽族部四引此竝作從風而飛以愛氣力說苑說叢篇作順風而飛以助氣力皆其證

景以蔽日

掘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引之曰景即日之光不得言景以蔽日景當為晏字之誤也繆稱篇暉日知晏陰諧知雨高注曰晏無雲也文選羽獵賦注引許注同說文晏天清也又曰瞿星無雲也瞿與晏通字亦作曠小雅角弓篇見暉曰消韓詩作曠暉聿消云曠暉日出也荀子非相篇作晏然聿消史記封禪書至中山曠溫漢

書郊祀志曠作晏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為晏韓子外儲說左篇曰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與陰正相對故曰陰以防雨晏以蔽日言穴居之獸陰則有以防雨晴則有以蔽日也

不出門

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念孫案門下當有戶字不出門戶與獨守專室相對為文且戶與下母古寡為韻下讀若戶寡讀若古母合韻音莫補反竝見唐韻正若無戶字則失

其韻矣

知其六賢之道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念孫案知其六賢之道其字涉上文脩其業而衍

分白黑利害

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念孫案分白黑利害本作分別白黑高注內分別白黑四字即本於正文白黑下本無利害二字今作分

白黑利害者分下脫去別字遂不成句後人以高注云知利害之所在因加利害二字以足句耳案高注云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此是因正文而申言之謂分別白黑則可以知利害之所在非正文內本有利害二字也有白黑斯有得失斯有禍福故云分別白黑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禍福即高注所謂利害也若此句先言利害則下文不必更言禍福矣蘇援世事分別白黑籌策得失皆相對為句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句法參差矣且此段以書夫娛為韻黑福則為韻若云分白黑利害則失其韻矣

卷之十九
軟躑跂 重躑

管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身淬霜露軟躑跂跋

涉山川冒蒙荆棘百舍重躑不敢休息高注曰軟猶著

躑履跋趣躑足生胝也各本生胝二字念孫案軟躑跂

跂下本有步字跋步疾行也說文跋馬行兒又云越跂

儀傳揆前跋後蹄閒三尋索隱曰言馬之走勢疾也莊

子齊物論篇麋鹿見之決驟崔誤曰疾走不顧為決跋

越跋決並字故注訓跋為趨莊子庚桑楚釋文引此正

作軟躑跋步今本脫去步字則文不成義且自身淬霜

露以下皆以四字為句又以露步為韻棘息為韻脫去

步字則句既不協而韻又不諧矣重躑當為重躑字之

誤也高注躑讀若繭莊子天道篇百舍重躑而不敢息

釋文躑古顯反司馬云胝也許慎云足指約中斷傷為

躑所引許注即此篇重躑之注也司馬訓躑為胝與高

注足生胝同義劉晝新論惜時篇云南榮之訪道重躑

而不休即用此篇之文則躑為躑之誤明矣躑字亦作

繭賈子勸學篇云南榮跂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是也

宋策墨子百舍重繭高彼注云重繭累胝也亦與此注

同義

欣然七日不食如響太牢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洽鈍閔條達案閔與憫聲相近故高注

云鍾閱猶鈍愒方言曰頓愒愒也江湘之間謂之頓愒
文子精誠篇作屯閱條達竝與鈍閱同舊本閱誤作間
今改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引之曰七日不食上當
有若字如讀爲而言聞老聃之言若七日不食而饗太
牢也賈子云南榮跖既遇老聃見教一言若飢十日而
得太牢是其證文子精誠篇襲用此文而改之曰勤苦
七日不食如享太牢失其指矣

葉語

稱譽葉語至今不休高注曰葉世言榮疇見稱譽世傳
相語至今不止念孫案葉當爲華俗書華字作華與葉
相似而誤東周策謀之於葉庭之中姚宏曰春秋後語
作章華之庭秦策華陽君趙策作葉陽君史

記范睢傳華陽君華榮也稱譽華語至今不休言榮名
徐廣曰華一作葉常在人口也高所見本已誤作葉故訓葉爲世文子正
作稱譽華語

蹙沙石

申包胥羸糧跣走跋涉谷行獵蒙龍蹙沙石蹙達膝此
缺一字楚策曾繭重胠高注曰蹙僵蹙足達穿也念孫
作蹙穿膝暴案蹙訓爲僵雖本說文而此蹙字則非其義蹙者蹋也
謂足蹋沙石也蹙或作蹙說文作蹙云蹙也主術篇注
楚辭九章注曰蹙踐也文選舞呂氏春秋知化篇子胥
賦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蹙蹋也兩祛高蹶而出於廷高注曰蹶蹈也司馬相如上林賦

蹙石闕郭璞曰蹙蹋也漢書申屠嘉傳材官蹙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彊弩張之故曰蹙張是足蹋謂之蹙也申包胥跋涉谷行故足蹋沙石而蹙為之穿若訓蹙為僵則與上下文不相貫注矣

權說

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引之曰權本作奮奮字上半與權字右半相似又涉注內權字而誤也高注曰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發字正釋奮字史記樂引孫炎樂記注曰奮發也以取少主之權乃加之權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有權字也呂氏春秋去宥篇正作將奮於說

以取少主

以為狗羹 盡寫其食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念孫案鄰人下當更有鄰人二字今本脫去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十九獸部二十二引此竝疊鄰人二字盡寫其食亦當依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作盡寫其所食

鋌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念孫案鋌當為鋌字之誤也鋌音

挺說文鋌銅鐵樸也文選七命注引此篇苗山之鋌七發
注同羊頭之銷又引許慎注曰鋌銅鐵樸也高注苗山楚山利金所出

濫脇號鍾

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高注曰濫脇音不和號鍾高聲非耳所及也劉績曰濫脇號鍾皆古琴名梁元帝纂要以為齊桓公琴是也作藍脅念孫案劉說是也濫與藍古字通廣雅藍脅號鍾琴名也楚辭九歎破伯牙之號鍾兮王注云號鍾琴名馬融長笛賦亦云若絙瑟促柱號鍾高調宋書樂志云齊桓曰號

鍾楚莊曰繞梁事出傅元琴賦

以為知者也

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高注曰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念孫案如高注則喻意當作喻事知者下當有施字施設也言作書以明事為後之知己者設也又下文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知音者也以為後之知音者與以為知者施同意各本知音上有有字因上文若有知音者而行呂氏春秋長見篇作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無有字注曰喻上句作書為知者施也各本知者作知音因正文知音而誤今據上注改則正文有施字明矣今本喻事作喻意涉上句意字

而誤知者下脫施字則文義不明

揄步 籠蒙目視

佩玉環揄步雜芷若

今本芷誤作芝

見說林蘭芝下 籠蒙目視治由

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 蹴脯搖念孫案說文揄引也

揄步之間脫去一字自佩玉環以下皆三字為句此獨

兩字則與上下不協新書勸學篇作揄鈇陂

今本揄誤作鈇

子亦三字為句也籠蒙目視四字文不成義且與上下

句不協劉績曰衍目字念孫案此當衍視字高注目視

也則正文作籠蒙日明矣

今本目下有視字即涉注文而誤

廣雅亦云

目視也史記項羽紀曰范增數目項王是也籠蒙目即

籠蒙視與治由笑相對為文賈子作風崑視

今本風崑誤作崑

風崑籠蒙語之轉耳

憚怵

無不憚怵瘖心而悅其色矣高注曰憚怵貪欲也錢氏

獻之曰憚注讀按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

怵為是形之譌耳念孫案錢謂憚當作憚是也然楚辭

七諫心怵憚而煩冤兮王注云怵憚憂愁貌後漢書馮

衍博終怵憚而洞疑李賢注引廣蒼云怵憚禍福未定

也皆與高注貪欲之義不同唯賈子勸學篇孰能無怵

憚養心義與此同廣韻怵抽據切憚怵愛也義蓋本於

淮南

扶於會便媚

若驚

今鼓舞者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身若秋葍被風髮若結旌騁馳若驚高注曰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為之念孫案高注傳寫脫誤當作扶於周旋也轉更也曲竟更為之今本脫去於字兩也字轉字誤在周旋上竟字又誤作意遂致文不成義正文內扶於二字各本多誤作扶旋旋字即涉唯道藏本茅本不誤扶於猗那皆疊韻也若作扶旋則失其讀矣史記司馬相如傳扶輿猗靡集解引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折摩地扶輿猗委也扶輿即扶於

相如傳又云

太平御覽

樂部十二引此正作扶於又引高注曰轉更也曲竟更為也是其證楚辭九懷登羊角兮扶輿洪興祖補注引此亦作扶於而莊刻乃從諸本作扶旋謬矣便媚擬神媚當為娟媚字俗書作媚與娟相似而誤楚辭大招豐肉微骨體便娟只王注云便娟好貌也便娟亦疊韻若作便媚則失其讀矣後漢書文苑傳注及太平御覽引此竝作便娟騁馳若驚驚當為驚高注言其疾也正釋若驚二字今本言其疾上有騁馳二字此涉正文而行張衡西京賦說舞曰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是也驚驚字相近因

誤為驚

莊子知北遊篇注理未動而驚

驚與騁馳同義若

云騁馳若驚則是騁馳若騁馳矣且地那為韻

地古讀

見唐韻

正神旌驚為韻

此以真耕通為一韻周易楚辭及老莊諸子多如此

若作驚則

失其韻矣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騁馳若驚

且夫

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念孫案且當為則字之誤也則夫二字承上今鼓舞者以下二十一旬而言上文云則布衣韋帶之人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又云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餘瘡心而悅其色矣語意竝與此同

眇勁 淹浸漬

夫鼓舞者非柔縱而木熙者非眇勁淹浸漬漸靡使然也高注曰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妙之強力也淹久浸漬念孫案高訓眇為絕而以眇勁為絕妙之強力於義未安今案眇勁與柔縱相對為文眇讀為諛諛勁猶輕勁也上文曰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諛高彼注曰諛輕利急疾舊本脫疾字據文選注補諛讀燕人言躁操善趨者謂之諛同也後漢書馬融傳或輕諛趨悍李賢曰諛輕捷也文選吳都賦輕諛之客李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諛輕利急疾也諛音眇是諛眇同聲而通用也淹浸漬漸

靡漬字涉注文而衍淹浸漸靡皆兩字連讀不當有漬字且注訓淹為久浸為漬則正文無漬字明矣

藜藿

藜藿之生，𦵏𦵏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念孫案藜藿當為藜藿。徒弔反字之誤也。藿即今所謂灰藿也。爾雅拜蒿藿。郭注曰：藿藿似藜。昭十六年左傳曰：斬其蓬蒿。藜藿，莊子徐無鬼篇曰：藜藿柱乎鼯鼯之逕，是也。藜藿皆生於不治之地，其高過人，故曰：𦵏𦵏然日加數寸。若藿為豆葉，豆之高不及三尺，斯不得言日加數寸矣。藜藿皆一莖直上，形似樹而質不堅，故曰：不可以為櫨棟。

若藿則非其類矣。太平御覽木部六引此作藜藿，亦傳寫之誤。其百卉部藿下引此正作藜藿，後人多間藜藿。寡聞藜藿，故諸書中藜藿字多誤為藜藿。說見史記仲尼弟子傳。

淮南內篇第十九

淮南內篇第廿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泰族

雨露所以濡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璊瑁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以濡生萬物道藏本如是瑤碧

玉珠翡翠璊瑁璊各本作琰俗字也今據太平御覽引改依漢書當作毒冒文彩明

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念孫案雨露所以濡

生萬物本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瑤碧玉珠本在翡翠

璊瑁之下道藏本濡以二字誤倒萬殊誤作萬物翡翠

璊瑁又誤在瑤碧玉珠之下案雨露所濡為句以生萬

殊為句如藏本則失其句矣且此段以嘔濡殊珠濡渝為韻如藏本則失其韻矣劉本作雨露所濡生萬物又脫去以字漢魏叢書本乃於生萬物上妄加化字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太平御覽工藝部九引此正作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璫瑤碧玉珠

日月合明鬼神合靈

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念孫案此用乾文言語也日月鬼神上竝脫與字文子精誠篇正作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

行四海

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念孫案文選東都賦注引此作不下廟堂而行於四海於義為長文子精誠篇亦作不下堂而行四海

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剡星朗非有道而物自然念孫案下三句本作剡星朗陰陽化非有為焉正其道而物自然自天致其高至剡星朗是說天地日月星而陰陽化一句則總承上文言之今本剡星朗句在後則失其次矣且厚晝為韻化焉然為

韻化字古音在歌部焉然二字在元部歌元二部古或相通陳風東門之枌篇以差原麻娑為韻小雅桑扈

篇以翰憲難那為韻隰桑篇以阿難何為韻逸周書時
訓篇鳴鳥猶鳴國有訛言虎不始交將帥不和荔挺不
生卿士專權莊子天運篇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
勸是淮南銓言篇為善則觀為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
則生患說林篇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
人和秦族篇其美在和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
而皆在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
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皆其證也差施議宜四字古
在歌部說若劉星朗句在後則失其韻矣非有為焉正
見唐韻正

其道而物自然者然成也

廣雅然成也大戴禮武王踐
阼篇母曰胡幾其禍將然謂

其禍將成也莊子繕性篇莫之為而常自然謂常自成
也楚辭遠遊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謂彼將自成也又

見言天地陰陽非有所為但正其道而萬物自成也原

道篇云萬物固以自然已同聖人又何事焉語意正與

此同下文云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

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即此所謂非有為

焉正其道而物自然也道藏本非有下脫為焉正其四

字則文不成義劉本作正其道而物自然無非有為焉

四字亦非若本無非有為焉四字則藏本不得有非有

非有事焉所緣以脩者莊本作非其道而物自然則其

然也語意正與此同

謬益甚文子精誠篇作劉星朗陰陽和非有為焉正其

道而物自然是其明證矣和字亦與焉然為韻

流源 淵深

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念孫案太平御覽鱗
介部二引此流源作源流淵深作深淵是也源流者有

源之流原道篇云源流泉淖冲而徐盈是也今作流源則文不成義澗淵與源流相對為文猶上文言高山澗林大木茂枝也今作淵澗則與上文不類矣

榮水

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榮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念孫案榮水小水也說文榮絕小水也韓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漢書楊雄傳梁弱水之澗澗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澗澗耳師古曰澗澗小水之兒澗與榮同道藏本劉本皆作榮太平御覽鱗介部四引此同朱本改榮為涔而註本從之斯為謬矣朱不知榮為小水而

誤以為禹貢榮波既

卵割

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念孫案割當為剖字之誤也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剖謂破卵而出也原道篇羽者嫗伏高注曰嫗伏以氣剖卵也文選海賦剖卵成禽李善曰剖猶破也初學記鱗介部白帖九十五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引此竝作卵剖開元占經龍魚蟲蛇占引作卵孚又引許慎注曰孚謂卵自孚也孚剖聲相近故高注曰蛟龍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孚也今本自孚作自孕此後人妄改之也說文孕裹子也孚卵孚也其義迥殊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曰卵化曰孚淮南人

閒篇曰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

訟繆

靜漠恬淡訟繆胸中繆與穆通顏師古注漢書東方朔傳曰穆靜思貌故高注曰繆靜也各本繆作謬左畔言字因上訟字而誤今改正高注曰訟容也繆靜也引之曰高所見本作訟故訓為容訟容古同聲也其實訟乃說字之誤說古悅字繆與穆同穆亦和悅也大雅烝民箋曰穆和也管子君臣篇穆君之色尹知章曰穆猶悅也說繆胸中者所謂不改其樂也文子精誠篇正作悅穆曾中

所責

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外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念孫案責上脫能字上文云非令之所能召也下文云非刑之所能禁也非法之所能致也是其證

市買不豫賈

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念孫案買字即賈字之誤而衍者也市不豫賈謂市之鬻物者不高其價以相誑豫誑豫見周官司市注非謂買者也荀子儒效篇作魯之鬻牛馬者不豫賈淮南覽冥篇及史記循吏傳並云市不豫賈多一買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上句不對矣

正心

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念孫案：正心，本作人心。心與弩力相對為文。今作正心者，後人妄改之耳。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工藝部二，引此並作人心。

化則細

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滌蕩與條暢同文。子作條暢。故因則大，化則細矣。念孫案：化字義不可通。化當為作字之誤也。作字本為化，與化相似而誤。聖人順民性而條暢之，所謂因也。反是則為作矣。原道篇曰：任一人之

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故曰：因則大，作則細矣。高注本作能循，則必大也。欲作則小矣。今本欲作上有化而二字，則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加之耳。文子道原篇作因，即大作，即細，自然篇作因，即大作，即小，皆其證。呂氏春秋君守篇曰：作者擾，因者平。任數篇曰：為則擾矣，因則靜矣。語意略與此同。

響飲

響飲習射以明長幼。念孫案：響當為鄉，字之誤也。經解射義並云：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是其證。羣書

治要引此正作鄉飲

故立父子之親 清濁五音

乃澄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念孫案故立父子之親亦當為以立父子之親與下文相對文子上禮篇正作以立清濁五音亦當依文子作五音清濁

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念孫案此文本作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白虎

通義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琴操曰管代義氏作琴所以禦邪僻防心淫以脩身理性反其天也及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至於亾國流而不反

正對反其天心言之淫而好色正對杜淫言之下文曰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

也以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亾句法皆與此相對此以淫心為韻色國為韻下文以音風為韻風字古音在侵部說

見唐韻正康亾為韻文子上禮篇作聖人之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今本此下有不顧正法流及後世八字蓋後人所加羣書治要引文子無此八字至於亾國是其明證矣文選長笛賦注引上三句云神農之初作瑟瑟字與今

本不合所引蓋許慎本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杜淫作反望反其
作及其皆傳寫之誤反望之反蓋涉下反其天心而誤淫望反及皆以形近而誤而
句法正與文子同若今本則錯脫不成文理且失其韻
矣

志遠

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忌
智者得以志遠念孫案志遠本作志事以書記事無分
於遠近不當獨言志遠後人以兩事字重出故改志事
為志遠耳不知古人之文不嫌於複且兩事字自為韻
上下文皆用韻若作志遠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智者以記事

罷民之力

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念孫案罷民之力當作
以罷民力與上句相對為文上文以解有罪以殺不辜
與此文同一例文子正作以罷民力

推舉

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
而賢者隱處念孫案內外相推舉句法與上下文不協
且推字與上文各推其與相複蓋衍文也文子無推字

故易之失也卦六句

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

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制念孫案此六句非淮南原文乃後人取詮言篇文附入而加以增改者也詮言篇曰詩之失辟樂之失刺禮之失責此文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全用詮言篇文而改樂之失刺為春秋之失也刺又加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下文云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伎春秋之失訾與此六句相距不過數行而或前或後重出或彼此參差其不可信一也下文易之失鬼六句高氏皆有注而此獨無注若原文有此六句不應注於後而不注於前其不可信二也太平御覽學部二所引有下易之失鬼六句而無此六句其不可信三也

乖居

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念孫案乖當為乘字之誤也羅願爾雅翼引此已誤乘者匹也言雌雄有別不匹居也廣雅曰雙耦匹乘二也月令乃合累牛騰馬鄭注曰累騰皆乘匹之名家語好生篇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毛詩傳亦云雎鳩摯而有別鄭箋曰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案古字摯通用摯夏小正鷹始摯曲禮前有摯獸是其證春秋傳郊子言少皞以鳥名官雎鳩氏司馬也說曰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義本毛詩不得如箋所云明矣念孫謹案淮南說林篇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鷖鳥不雙義與毛詩同有別即此所云不乘居也漢張超詩青衣賦亦曰

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劉女傳仁智傳曰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張華鷦鷯賦云繫滋族類乘居匹游此尤其明證矣

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

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念孫案此當作可謂忠臣矣而未可謂弟也上文云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是其證

必簡

小見不達必簡念孫案必簡上當更有達字此言見大者達達則必簡猶樂記言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也文子

上仁篇作道小必不通通則必簡是其證

陰陽無為故能和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念孫案陰陽無為故能和後人所加也此以河之透蛇山之陵遲喻道之優游若加入陰陽無為二句則與透蛇陵遲優游之義咸不相比附矣且陰陽無為與河以透蛇三句句法亦屬參差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引淮南無此二句說苑說叢篇文子上仁篇竝同

而猶

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念孫案而猶當爲亦猶隸書而亦下半相似故亦誤爲而

趙策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舊本亦誤作而

治之上

此治之上也念孫案治之上當爲治之本對下文治之末而言上文養性之本養性之末卽其證今作治之上者涉上文治國太上養化而誤文子下德篇正作治之本

萬一

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

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念孫案以萬一求不世出當作以不萬一求不世出不萬一三字卽承上句言之文子下德篇作以不世出求不萬一呂氏春秋觀世篇注引淮南作以不萬一待不世出皆其證

乘衰

掘其所流而澗之茨其所決而高之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高注曰衰下也引之曰衰與下義不相近衰當爲衰字之誤也說文窳汚衰下也字通作邪史記滑稽傳汚邪滿車集解引司馬彪曰汚邪下地田也故高注訓衰爲下

繩之法法

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雖
殘賊天下弗能禁也念孫案繩之法法文不成義當依
劉本作繩之以法茅本作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以
次法字屬下讀亦非莊本同文子下德篇作棄之以法隨
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則劉本是也

抱寶牽馬而去

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念孫案去當為至
此涉上文越疆而去而誤僖二年公羊傳正作虞公抱
寶牽馬而至

越為之

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
也念孫案越下脫人字高注越人以箴刺皮即其證羣
書治要引此正作越人

義理

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
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念
孫案義理本作仁義此後人妄改之也貪則不義鄙則
不仁貪鄙與仁義正相反本經篇曰毀譽仁鄙不立齊俗篇曰仁鄙在時不在行漢書董仲舒傳曰或天或壽或仁或鄙故曰背貪鄙而向仁義若作義理則

失其指矣。且義與和隨靡為韻。義隨靡三字古音皆在歌部說見唐韻正若作義理則失其韻矣。文子上禮篇正作背貪鄙嚮仁義。

直大道

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直作興是也。興大道成大功。文義正相比附。今作直大道者。涉下文不得直道而誤。

自為辟

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念孫案辟字義不可通。當是辭字之誤。辭或作辟與辟相似自為辭猶自為解。

耳

躋馳

趣行躋馳。念孫案躋與舛同。說文云楊雄作舛字如此。莊子天下篇其道舛駁。文選魏都賦注引作躋駁。又引司馬彪注曰躋與舛同。躋馳謂相背而馳也。倣真篇曰二者代謝舛馳。說山篇曰分流舛馳。玉篇引作倣馳。氾論篇曰見聞舛馳於外。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舛躋倣字異而義同。道藏本作躋。各本皆誤為跼躋之。躋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又下文知能躋馳。各本亦誤作躋。

知者不妄發

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外而名足稱也念孫案夫知者不妄發羣書治要引作夫知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是也下文擇善而爲之及事成而功足賴皆承知者不妄爲而言計義而行之及身外而名足稱皆承勇者不妄發而言今本脫爲字及勇者不妄四字此因兩不妄相亂故寫者誤脫之則與下文不合說苑說叢篇亦云夫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

欲成霸王之業

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念孫案欲成霸王之業欲亦當爲能言必得勝而後能成霸王之業也下文四能字皆與此文同一例若云欲成霸王之業則與下句不合且與下文不類矣詮言篇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以下八句並與此同是其證

節用

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

源而清其流者也。念孫案節用皆當為節欲。此因上文足用而誤也。文子下德篇作節用。亦後人以誤本淮南改之。齊俗篇云治欲者不以欲以性。又云欲節事寡。故曰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今本節欲作節用。則非其指矣。詮言篇云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以上八句皆與此同。齊民要術引此亦作節欲。又引注云節止欲貪。此皆其明證矣。或謂齊民要術所引為詮言篇文。非也。案詮言篇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有反性之本在於去載二句。而無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二句。今要術引節欲之本在於反性下。即繼以未有能搖其本云云。是所引乃泰族篇文。非詮言篇文也。

一人之德

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念孫案德本作譽。無一人之譽。謂無一人稱譽之也。此言紂失人心。故雖有南面之名。而實無一人之譽。譽與名相對為文。後人改為無一人之德。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皇王部八引此。正作無一人之譽。文子下德篇同。御覽皇王部七又引譙周法訓云。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

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念孫案酆鎬下衍之字。此

以周處酆鎬為句地方不過百里為句兩句中不當有之字呂氏春秋疑似篇亦以周宅酆鎬為句

挺肋

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道藏本劉本如是各

本挺肋皆念孫案肋當為芻芻古笏字也皋陶謨在治

也君亦有焉見史記夏本紀集解穆天子傳曰天子摺芻今作肋

者芻變為吻又誤為肋耳無煩改為笏也挺當為捷隸

書捷字或作捷凡從捷從建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捷之江下形與挺相似因

誤為挺說苑說叢篇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續史記

孝武紀薦紳之屬索隱薦音摺摺捷也今本捷

字竝誤捷與插同言插笏而朝天下也小雅鴛鴦篇戢

其左翼韓詩曰戢捷也捷其喙於左也士冠禮注扱枹

於醴中鄉射禮注摺插也大射儀注摺扱也內則注摺

猶扱也釋文插扱二字竝作捷管子小匡篇管仲詘纒

捷衽字竝與插同捷芻猶摺笏也後人不知挺為捷之

誤而改挺為摺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相率而為致勇之寇 方面

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

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念孫案此當作乃相率

致勇而為之寇與下句相對為文各本而為二字誤在

致勇之上，則文不成義。方面與奮臂亦相對為文。道藏本劉本皆作方面。漢魏叢書本面誤為命，而莊本從之。斯為謬矣。

將卒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剡之，各致其死。念孫案：卒當為率。率與帥同。將帥所以統三軍，故無將帥則無行剡。若卒則即在行剡之中，不得言無將卒以行剡之也。隸書率或作率。見漢韓勅造孔廟禮器碑。形與卒相似，故書傳中率字多誤為卒。說見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將卒下。

快然而嘆之

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念孫案：嘆與快然義不相屬。快然而嘆之，當作快然而笑。衍之字，下文肆然而喜，曠然而樂，與此文同一例。俗書笑字作咲，嘆字作嘆，二形相似而誤。文選求自試表注：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並引呂氏春秋愛士篇繆公笑曰：今本笑誤作歎。

又況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行。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射快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高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害人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念孫案害人本作害之此涉上下文人字而誤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學部一引此並作嬉戲害之也

一性也

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念孫案下一字因上一字而衍此言本末兼愛人性皆然性也二字與孟子會色性也同義性上不當有一字劉依文子上義篇刪去一字是也

所在

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念孫案所在當爲在所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

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念孫案此本作天

地之性物也有本末性卽生字也淮南書中生字多作性後人不識古字乃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又加天地之生四字斯爲謬矣上文倉其口而百節肥二句皆指人事言之與天地之生物無涉不得於天地之性下加也字以承上文也

棄義

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念孫案義上脫仁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五引此已誤上下文皆言仁義無但言義者

故亾其國語曰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亾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亾下本無其字故亾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亾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本固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美則上寧念孫案本當爲木上文本之有根卽其證

山水

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念孫案山水

當為山木字之誤也高注同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竝作山木

吠聲

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念孫案吠聲清於耳義不可通吠當為呿字之誤也呿與咬同張衡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蠅咬薛綜曰蠅咬淫聲也玉篇呿於交切姪聲廣韻咬於交切淫聲是呿與咬同故曰呿聲清於耳非其貴也

琴不鳴

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念孫案劉本琴作瑟與下文二十五弦合文子微明篇亦作瑟

然後成曲

弦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案史記漢書多以軼為逸道藏本劉本皆作軼漢魏叢書本改軼為逸而莊本從之未達假借之義念孫案成曲上亦當有能字文子微明篇正作然後能成曲

下不相賊 民無匿情

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中與忠同劉本依文子改中為忠而莊本從之亦未達假借之義故民無匿情念孫案下不相賊相字後人所加賊害也政寬則不為民害故曰至治寬裕則下不

賊若云下不相賊則非其指矣文子微明篇作至治優

游故下不賊是其證民無匿情情字亦後人所加匿與

懸同齊俗篇曰禮儀飾則生偽匿之士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謀眾匿乃雜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

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荀子樂論篇曰亂世之文章匿而采字並與懸同又管子明法篇比周

以相為匿明法解匿作懸韓詩外傳仁義之匿車馬之飾新序節士篇匿作懸史記酷吏傳上下相為匿漢書

匿作懸後漢書班固傳典引言至忠復素則民無姦懸

也後人誤以匿為藏匿之匿而於匿下加情字則非其

指矣且匿與賊為韻若作匿情則失其韻矣羣書治要

引此作至德樸素則民無懸是其證

減爵祿之令

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祿

之令而功臣畔矣引之曰減爵祿之令本作張減爵之

令張施也施減爵之令也秦策云吳起為楚悼損不急

之官即此所謂減爵也高注云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

祿則正文本作減爵明矣道應篇載吳起之言曰將衰

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蓋減爵則祿亦因之而減故注

言收減羣臣之爵祿非正文內本有祿字也張減爵之

令與立相坐之法相對為文今本作減爵祿之令則文

不成義此因高注而誤衍祿字又脫去張字也文子微

明篇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

語皆本於淮南則此文本作立相坐之法張減爵之令明矣

禍福

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念

孫案禍字因上文兩禍字而衍見福於重閉之內此承上文

鮑叔輔小白咎犯輔重耳及句踐脩政於會稽言之慮患於九拂之外此承上文

獻子胥憂吳王及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言之相對為文則福上不當有禍字

文字微明篇無禍字

再收

原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

也念孫案收本作登此後人以意改之也爾雅曰登成也天文篇曰蠶登蠶不登是也爾雅翼引此作收則所見本已誤齊民要術本草圖經及太平御覽資產部五木部四引此竝作登太平御覽木部又引注云登成也是其證

初統

聘納而取婦初統而親迎統與冕同引之曰初字義不可通

初當作冠字書冠字左畔作完與衣相似寸與刀相似

故冠誤為初冠謂弁也齊風甫田傳曰弁冠也士昏禮

主人爵弁鄭注曰爵弁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

是也冠纒而親迎兼貴賤言之劉本改作紱纒諸本及莊本同則但有大夫以上於義為不備矣且紱與初字不相似若是紱字無緣誤為初也

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

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念孫案末二句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然而不可行者為其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也今本然而下脫去不可行者為其六字及也字則語意不完且與上五條不對矣

弗庠

昌羊去蚤蚕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蛤窮也念孫案庠當為席字之誤也昌羊昌蒲也蛤窮蚰蜒也並見說文注言昌蒲能致蚰蜒故人以為席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八引此正作席

此三代之所昌

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幾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念孫案此三代之所昌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作此三代之所以昌也今本脫去以字也字則文義不明

淮南內篇第廿

卷不更

視反計也三分之視以昌也今本銀去以字也字限文
也三分之視昌念漸察也三分之視昌當終聲書也要
上無取應之字下無懸望之心限百餘刻而中味并矣

也三分之視昌

也五分之視

也五分之視人不足以為觀也太平時賢者皆入也

也五分之視也昌羊昌辭也制讓也也林註言昌

昌羊去聲也而人與車皆為其來制讓也念終察與當

